

第四百十八次會議

一九四九年三月十四日星期一午後三時於紐約成功湖舉行

主席： Mr. A. ALVAREZ (古巴)

出席者：下列各國代表：阿根廷、加拿大、中國、古巴、埃及、法蘭西、那威、烏克蘭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英聯王國、美利堅合衆國。

一、臨時議事日程 (S/Agenda 418)

一、通過議事日程

二、印度尼西亞問題：

- (a) 一九四九年三月一日聯合國印度尼西亞問題委員會遵照安全理事會一九四九年一月二十八日決議案所提報告書 (S/1270 及 S/1270/Corr.1)。
- (b) 一九四九年三月二日荷蘭代表就安全理事會一九四九年一月二十八日關於印度尼西亞問題的決議案致安全理事會主席函 (S/1274)。
- (c) 一九四九年三月七日聯合國印度尼西亞問題委員會遵照安全理事會一九四九年一月二十八日決議案所提補充報告書 (S/1270/Add. 1 及 Corr. 1)。
- (d) 一九四九年三月十日聯合國印度尼西亞問題委員會遵照安全理事會一九四九年一月二十八日決議案所提第二次補充報告書 (S/1270/Add. 2)。
- (e) 一九四九年三月十一日聯合國印度尼西亞問題委員會遵照安全理事會一九四九年一月二十八日決議案所提第三次補充報告書 (S/1270/Add. 3)。

二、通過事議日程

議事日程通過。

三、繼續討論印度尼西亞問題

應主席之請，澳大利亞代表 Mr. Hood，比利時代表 Mr. van Langenhove，緬甸代表 U Ba Maung，印度代表 Sir Benegal Rama Rau，荷蘭代表 Mr. van Roijen，巴基斯坦代表 Abdur Rahim Khan，菲律賓代表 Mr. López，及印度尼西亞共和國代表 Mr. Palar 各就安全理事會議席。

主席：依照慣例，理事會理事的話說完後再傳譯；應邀參加辯論各代表的話，在他們說話的時候同時傳譯。

Abdur RAHIM Khan (巴基斯坦) 本人能夠有機會在安全理事會中發言，說明巴基斯坦政府對現下印度尼西亞爭端的意見，謹此先向理事會主席致謝。巴基斯坦政府參加理事會對這個問題的討論，固然稍遲，但這完全是因為敵國政府未派有常任代表駐在聯合國會所的緣故。

自從荷蘭當局開始對印度尼西亞共和國採取軍事行動以來，情勢頓轉，敵國政府極感焦慮。今年年初，巴基斯坦外交部長 Sir Mohammed Zafrullah Khan 曾致電安全理事會主席，說明巴基斯坦人民對荷蘭在印度尼西亞所採軍事行動之關懷焦慮 [S/1179]。當時並力陳於解決在望之際，荷蘭當局竟作如此決定，尤堪遺憾。荷蘭所採行動有違憲章精神及聯合國的權力；它未能遵守聯合國斡旋委員會的各項建議。

安全理事會對如此嚴重的情勢，畏首畏尾，遲疑不決，敵國政府亦表不安。敵國政府認為安全理事會在要求停火及釋放共和國各領袖兩方面所採取的行動，殊不足以應付情勢的需要；而安全理事會這種區區有限的要求，荷蘭還拒不履行。巴基斯坦早就警告過安全理事會，荷蘭在印度尼西亞所採的行動，東南亞各國人民莫名駭異，且極焦慮。它也竭誠促請理事會立即採取行動，撤退荷蘭軍隊，釋放共和國各領袖，並恢復他們的全部權力。這是敵國政府認為最主要的兩個條件。我們力陳這兩點最為迫切緊要，以免東南亞各國人民對於聯合國有效處理任何威脅國際和平問題的能力，特別是處理西方國家侵略東方國家問題的能力，陷於失望悲觀之境。

本人奉令一遇時機，即就本問題在安全理事會中發言，具見敵國政府對於情勢之迫切及對理事會陳述其意見之必要，均極為重視。

理事會業已聽取各國代表的意見及印度尼西亞代表 Mr. Palar 的多次陳述。因此本人不擬詳細檢討整個情勢，而祇限於略述敵國政府對於荷蘭當局拒不遵守安全理事會解決荷蘭政府及共和國政府間印度尼西亞爭端辦法的意見。

安全理事會一九四九年一月二十八日決議案 [S/1234] 規定了解決印度尼西亞爭端的最切合實際、最公平、在政治方面最合理的辦法。許多人認為它對荷蘭觀點所作的讓步極多。但是敵國政府承認為求世界和平及維持聯合國的

威信及尊嚴計，不免須對荷蘭觀點有所讓步。所有顧全大局的各國政府，均不求以純粹司法及法理或理論的方式來處理安全理事會現有的這種問題，它們的目的是求獲得達致和平與各方均感滿意的結果。敵國政府不得不認為任何一方，如果要想阻礙安全理事會一月二十八日決議案的實施，就是公然違抗理事會的權力，而且在世界輿論之前，也將被認為破壞聯合國基礎的罪人。任何國家的政府，如果在舉世各國政治家所關懷焦慮的地域中，使其極端嚴重的局勢更形惡化，實在不可寬恕，而且應該嚴加譴責。

但是，敵國政府認為各方對於印度尼西亞問題的若干根本問題，能有完全一致的意見，實堪欣慰。

此中最重要的一點是共和國政府必須立即在耶嘉達重建建立，並應擁有全部主權。關於荷蘭軍隊必須自其現所佔領的共和國領土各地撤退一點，敵國政府也同樣重視。我們相信共和國政府的代表如果不能以自主的身分及絕對平等的地位，與對方從事談判，談判就絕無成功的可能。

Mr. van Roijen 向安全理事會提出的荷蘭提案（第四一六次會議），業經 Mr. Palar 詳加評論（第四一八次會議）。在聽過或讀過他的陳述後，沒有人能對荷蘭提案之空洞膚淺，有所懷疑。美國代表於三月十日「第四一六次會議」向理事會指出雙方必須遵守安全理事會一月二十八日決議案的理由。因此本人祇擬略論荷蘭提案的一兩點。

敵國政府認為荷蘭當局提議的圓桌會議的人選，全然不能令人滿意。其中若干人不但不能獲得印度尼西亞共和國人民的信賴，而且可能被指責為荷蘭政府的“應聲蟲”。此外，共和國政府所推選的代表祇有在該政府能以有實權的政府資格推選代表時，纔能真正稱為代表。敵國政府確信祇有在共和國政府還都之後，而且不受任何牽制力量（如荷蘭軍隊留駐其境內）的影響，它的代表在圓桌會議中發言時纔不致沒有力量，而且可以取信於該國民衆。

本人要請安全理事會各位理事注意的第二點是荷蘭政府的錯覺，認為共和國當局一經在其領土內恢復主權，就會使印度尼西亞境內更加紛擾不安。我們深信：如果對政治領袖執行其合法職權的權力加以限制，不但使他們不能切實鎮壓他們所應該鎮壓的一切破壞力量，而且反足以鼓勵這些自稱為代人民謀福利及爭取自由的人的這種力量。結果是富有經驗的領袖們，格於時勢，不得不承認獨立不能如期完

成，尚待相當時日始克達到完全絕對自由的目標，他們由是迅速喪失了控制該國的力量；偏激份子却漸得民衆的信仰，他們揚言如其政見得獲採行，政權由其領導，必能把民衆從外國壓迫下解放出來。

因此，敵國政府希望荷蘭當局能夠深思熟慮。如果他們堅持對印度尼西亞現有各領袖處理共和國境內各地任何難局的努力，多方阻難，則不但將使他們自己陷於苦境，而且也有在東南亞各國引起嚴重困難的危險。我們在參加聯合國各種討論中，時常發現有利害關係的國家，藉口聯合國某一機關於達致一致同意或幾乎一致同意通過的決議時，對於某一情勢的事實真相未能完全瞭解，因而拒不接受該項決議，不顧民主的根本原則，蔑視聯合國的權力：此種情形，實堪痛心。

安全理事會對於荷蘭及印度尼西亞共和國當局間的爭端，極為重視，並由理事會派駐印度尼西亞的代表們協同處理。本人手頭現有聯合國印度尼西亞問題委員會一九四九年三月一日 [S/1270 及 S/1270/Corr.1] 及三月七日 [S/1270/Add.1 及 Corr.1] 報告書二件。這個委員會是依據安全理事會一月二十八日決議案而設的。依照該決議案的規定及情勢真相，應由荷蘭政府依照決議案的規定，採取初步行動；共和國政府必須於其領袖人物均獲釋放，及其政府得重建於耶嘉達後，方能履行其依據該決議案所負的義務。自從理事會通過該決議案以來，已有相當時日。在這個時期中，荷蘭政府不特漠視決議案的各項規定，而且還公然違反憲章的原則。本人請自委員會三月一日報告書 [S/1270] 的結論中徵引一段：

“委員會不得不指出截至三月一日止，印度尼西亞問題當事雙方尚未能就設立臨時聯邦政府一事，達致協議。這種情勢是荷蘭政府未能接受一月二十八日決議案所定程序的結果，而非僅由於雙方對政府組織及職權問題意見相左”。

該國各地現仍有敵對行為，事實上，這就是戰爭。關於此點，聯合國委員會的軍事執行委員會於委員會三月一日報告書中已有詳細報告。荷蘭政府此種行為，係公然抗拒世界所有愛好和平及自尊自愛的國家，破壞聯合國及憲章的宗旨與原則。

委員會三月一日報告書附錄 E 中所載的荷蘭第三號備忘錄稱：荷蘭政府決定除去對共和國各領袖行動自由所加的限制。這個除去限制的決定且不以他們參加海牙會議為條件。但是其後荷蘭當局的宣言却證明這些共和國領袖並

不能自由前往共和國控制下的領土，也不能與他們在共和國各地的部屬接觸。事實上，他們仍然被拘於網甲島及 Prapat，不能自該兩地重返耶嘉達。

於此，不妨一提在新德里舉行的印度尼西亞問題會議各決議案。那個會議係由十九國的負責代表參加，檢討這個問題。從會議的經過看來，沒有人能說它對這個問題沒有以最負責任及最具政治家風度的方式予以檢討。該會議以其全力探求解決這個不幸爭端的最妥善辦法。繼新德里會議各決議之後，安全理事會通過一決議案，核准了新德里的決議。因此，沒有一個國家能有任何理由規避這個問題，或者希望含糊其詞而破壞安全理事會決議案的目的；荷蘭政府更不能毫無理由地堅持安全理事會未完全瞭解事實真相。世人洞悉一切，荷蘭當局自應明白：他們未履行其對聯合國的義務，會成為人們研究的對象，他們所採取的拖延政策也會為人所嚴重注意。如果荷蘭執迷不悟想掩飾它漠視安全理事會決議的目的，也不過徒見其心勞力絀而已。

這就是敵國政府所極關心的問題。在巴基斯坦及印度間因喀什米爾問題而生的爭端中，巴基斯坦政府以其行動證明聯合國每一會員國都有犧牲其本身權益以儘量增強聯合國權力及威望的責任。敵國外交部長最近於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七日對在巴黎舉行的聯合國大會一般辯論的演說¹中，曾就縱容任何國家政府以既成事實為理由，從事壓迫，強蠻及挑釁行為所能引起的危險，提出警告。

理事會須要連續不斷地處理許多爭端，實屬不幸。同時敵國政府認為聯合國絕大多數會員國應該一貫以全力贊助安全理事會的決議，防止任何會員國以侵略及非法方式達成其目的。關於這一點，如果還有提出其他證明的必要，本人擬請安全理事會注意新德里會議主席致安全理事會主席函[S/1222]。該函明白表示集會於新德里的十九個國家願向安全理事會確實保證它們決以全力協助理事會執行其對印度尼西亞問題所作的決議。

今日的世界厭惡戰爭與破壞，厭惡某一國家對另一國家的侵略。聯合國為今日世界唯一希望所寄，世界人民決不輕易容許人類圖求保證各個人能以自由和平的方式行使其合法權益的偉大試驗，陷於失敗之境。全世界的人民，最低限度是東南亞各國的人民，羣以期待的權

衡的眼光，注視理事會對印度尼西亞事件的決議。過去曾有若干事項使這些人民對於聯合國功效的信心，發生動搖。敵國政府竭誠希望這種情勢不致更形惡化，並且希望安全理事會能夠劍及履及，實施其一九四九年一月二十八日決議案。我們深信現在正是使所有仰望理事會實施憲章所載各項原則的各國能夠加強其對理事會信心的時機。荷蘭當局能夠於若干方面承認其於印度尼西亞使用武力，徒勞無功，敵國政府對這一點頗覺欣慰。敵國政府仍然希望荷蘭各領袖的仁心和政治家的識見能夠克服他們的窄狹國家主義觀念，使理事會不必對荷蘭政府實施任何嚴峻措施。

但是，我們期待安全理事會以堅定不移的態度，處理這個爭端，不稍稽延。這不特可以保全印度尼西亞千千萬萬人民的生命，特別是保全為自由而戰的英勇戰士們（他們其中有許多人正因為保護幾百萬人民的家室財產不受破壞和掠劫而遭受酷刑）；而且可以使所有各國對本組織抱有信心。這些國家信賴聯合國，不惜犧牲一切，為全體人類的解放及自由、平等、博愛的精神而奮鬥。

Mr. PALAR（印度尼西亞共和國）：本人聽了上星期在此間對印度尼西亞情勢所作的各項陳述後，願就主權問題及加拿大與中國代表所提的各項建議「第四一七次會議」，提出兩點。

荷蘭二月二十六日提案(S/1270,附錄D)中所載的主權移交問題，引起了許多誤會，並且轉移了各方對實施安全理事會一月二十八日決議案問題的注意力。安全理事會在上星期內的討論係根據一個假定，這個假定是：荷蘭所提舉行圓桌會議提案中所想像的主權移交，與安全理事會於理事會決議案中所規定的主權移交完全相同。

本人上次演說「第四一六次會議」，業已充分說明這個假定祇以荷蘭政府的一紙宣言為根據，是全然不符事實的。

荷蘭所謂的主權移交祇是移交一些與主權毫不相干的東西。荷蘭欽差大臣 Mr. Beel 在委員會三月一日報告書所載第三號備忘錄中稱移交的範圍將由荷蘭憲法加以規定。為了這個原因，荷蘭憲法已在雙方仍就主權問題舉行談判時加以修正。這就是說印度尼西亞不能有主權。本人於上星期四「第四一六次會議」對理事會陳述時指出，依照荷蘭憲法第二〇八條第三項及第四項的規定，印度尼西亞合衆國決無成為獨立國家的可能。依照荷蘭憲法，該兩項

¹ 參閱大會第三屆會第一期會議正式紀錄，第一四五次全體會議。

的規定“荷蘭印度尼西亞聯合”將負責保證印度尼西亞的司法及行政，而這二者却正是主權的根本任務。

就連中國代表蔣先生也被荷蘭處理這個問題的方式所眩惑。中國代表徵引（第四一七次會議）共和國總統的話說：

“本人認為依照 Mr. Koets 二月二十八日及三月一日的解釋，早日將全部主權無條件移交印度尼西亞合衆國的主張，倒也很值得注意。本人相信這種主權移交是改善荷蘭與印度尼西亞關係的唯一辦法……”

本人要強調其中一句：“依照 Mr. Koets 二月二十八日及三月一日的解釋”。據委員會三月七日報告書〔S/1270/Add. 1〕稱，Mr. Koets 在那兩天曾解釋謂“圓桌會議的目的是真正、完全、而且無條件地提前移交主權”。

這就是敵國總統認為值得注意的主權移交。

本人請着重指出：中國代表所提及並由若干其他代表用為論據的 Soekarno 總統函，係以 Mr. Koets 對移交主權的真諦所作的解釋為根據。

Soekarno 總統於原則上同意圓桌會議的目的，完全以 Mr. Koets 對該會議目的之解釋為根據。但是現在印度尼西亞的荷蘭代表團團長却謂 Mr. Koets 的解釋並不完全。Koets 的解釋是 Soekarno 總統宣言的根據。這個解釋既經荷蘭正式否認，Soekarno 總統的宣言就不復有效。

荷蘭的正式解釋是甚麼呢？這很不容易知道。但是如果我們細看聯合國印度尼西亞問題委員會三月一日報告書〔S/1270〕，其中有前已述及的荷蘭欽差大臣 Mr. Beel 致委員會備忘錄，說明荷蘭必須恪遵憲法。那就是說印度尼西亞不能有主權，因為保證印度尼西亞境內根本主權的行使者並非印度尼西亞，而是“荷蘭印度尼西亞聯合”。

因此，荷蘭政府的目的與安全理事會圖將全部主權移交印度尼西亞合衆國的目的，全然不同。

因此，以荷蘭政府與安全理事會目的相同的假定為根據，提出解決這個問題的辦法，那是不會正確的。

不幸，此事竟已發生。但是欲加糾正，尚未為晚。同時荷蘭却已經阻延了安全理事會決議案的實施。它也使安全理事會若干理事國相信荷蘭提案中所主張的圓桌會議可能應各方的期望，解決印度尼西亞問題。

荷蘭提案自稱係求提早移交主權，事實上却祇是阻延了安全理事會決議案的實施。

這種拖延的結果使荷蘭能有機會繼續在 Renville 協定〔S/649，附錄十一〕所規定屬其管轄的地域中從事建立新邦的工作。但是，依照該協定的規定，荷蘭單方建立這種新邦實違反該協定，妨害印度尼西亞共和國的權利、要求及地位。但是荷蘭仍然在建立新邦。據我們所獲得的情報，其最近成立者有中爪哇及蘇門答臘的 Riau、Siak、及 Inderagiri 等邦。

這種拖延的結果是戰鬥殺戮益多，犧牲益多，怨恨益深，而雙方和解的可能却減少。荷蘭方面說這種拖延是必要的，俾得避免共和國方面的報復行為，他們說共和國政權一旦重返耶嘉達，就會有這種結果。但是荷蘭自己却利用這種拖延來對爪哇各地的共和國分子及擁護共和國者大肆報復。本人上星期的陳述已對安全理事會指出：這種拖延的結果，將使印度尼西亞情勢更為惡化，使我們的游擊隊員更深信印度尼西亞問題必須於戰場上求解決。

我們的游擊隊在民衆協助之下，可以在軍事上拖垮荷蘭，這是沒有疑問的。但是這必須償付大量生命財產損失的代價。我們的各位政治領袖企圖避免這種損失，所以力求以談判來解決這個爭端。但是，我們必須向荷蘭方面提出嚴重警告，他們如果仍然在政治上及軍事上繼續其現行政策，我們的游擊隊就要自行解決印度尼西亞問題。

荷蘭提出了一個僅於名義上與理事會決議案目的相同的計劃，就阻延了安全理事會一月二十八日決議案的實施。

加拿大代表為求協助雙方達致各方均能接受的協議計，提出了一個建議〔第四一七次會議〕。他很誠懇地相信這是解決問題核心的最好辦法。本人對於加拿大代表團的努力，極為感激。但是，本人不得不指出：加拿大決議案所根據的假定是不正確的，因為它以為二月二十六日提案〔S/1270，附錄D〕中所載荷蘭政府的目的與安全理事會及印度尼西亞共和國的目的相同。這種觀念是錯誤的。現在印度尼西亞的荷蘭代表團團長通知委員會說網甲島上敵國領袖們所信以為真的 Mr. Koets 的解釋，不能認為荷蘭立場的正式解釋。由此就可見荷蘭的態度。在我們與荷蘭代表討論這個問題時所修正的荷蘭憲法，顯然不准許荷蘭將主權完全而且無條件地移交予印度尼西亞合衆國。

不但此也，即令荷蘭與我們所談的主權完全相同（事實上顯然不同），我們仍然不能在沒有聯合國印度尼西亞問題委員會以其安全理

事會一月二十八日決議案所授予的全部權力協助雙方談判的情形下，與荷蘭從事談判。這一點本人已在前次對安全理事會的陳述中詳加解釋。

依照本人的瞭解，加拿大代表提議聯合國印度尼西亞問題委員會祇要主持雙方的初步談判，討論舉行海牙會議的時間及條件。至於委員會在雙方最後直接談判中所應負的合法任務，卻沒有規定。

本人可能對加拿大代表的原意，有所誤會。但是如果本人的瞭解是正確的，本人就希望 General McNaughton 能夠諒解我們不能接受他所建議的程序，我們也不能同意舉行以召開圓桌會議為目的的初步談判，因為依據該提案，那個會議並不能實現真正主權的移交。

但是，中國代表所主張以討論安全理事會一月二十八日決議案第一段及第二段為目的的初步會議，却不無小補。這個會議可能是解決全部實施決議案這個主要問題的開端，並且由聯合國印度尼西亞問題委員會主持。

但是，實施停火的問題不是一個可以談判的問題。這是安全理事會的直接命令。會議討論的事情可以是安全理事會決議案所述恢復共和國政權所應有的便利。但是這也不需要詳加討論。這種初步會議必須有一個限期。我們不能再浪費時間。如果再拖延下去，結果必然是在戰場上解決印度尼西亞問題，否則就要安全理事會對自第二次軍事行動開始以來就不斷違反安全理事會意旨的一方，實施制裁。

Mahmoud FAWZI Bey (埃及)：理事會各位同仁中已經有好幾位表示我們不應該失望。本人也相信我們不應該失望，以為雙方不能就印度尼西亞問題早日達致協議。本人承認我們沒有充分理由使我們相信這種協議在短期間就可實現；但是本人相信確有達致協議的可能，並有早日成功的希望。

本人相信荷蘭確有許多人很誠懇地想跟着時代走，想適應我們現在生活所在的新世界的要求，並遵守我們所奉為圭臬的聯合國憲章。但是，本人却不敢相信這些人在荷蘭有充分的力量來實現他們的理想及主張。本人相信，而且惋惜，另有其他分子想開倒車，想違反時代，冥頑不靈地停留在已經過去的時代，依戀已經不合潮流的殖民地制度。本人希望這種反動趨勢不能久存於荷蘭或其他地點。這種趨勢妨礙進步，造成許多痛苦。

本人願意指出，埃及不但贊同安全理事會一月二十八日決議案並對它投贊成票，而且它也正式參加新德里的印度尼西亞問題會議。在

那個會議中，各方所表示的信念與意見，遠超過其所通過的決議案的婉轉溫和辭句。這一點已由菲律賓代表充分說明[第四一六次會議]。

本人也願意指出安全理事會處理印度尼西亞問題，為時已久。就本人記憶所及，安全理事會自一九四七年七月以來就受理這個問題。在這樣長的時間中，使千千萬萬人死亡，數百萬人陷於水深火熱之境，這個時期未免太長了。

安全理事會最近通過有關印度尼西亞問題的決議案是一九四九年一月二十八日決議案。流光如駛，忽已逾月。我們作了些甚麼呢？或者說，我們有甚麼事沒有作呢？安全理事會曾建議立即釋放印度尼西亞各政治領袖，但是他們至今尚未獲釋放。至今也還沒有採取具體步驟恢復印度尼西亞共和國的政權。荷蘭政府不實施安全理事會的決議案，反而採取某種行動，或者說手段，使大多數人認為它在想避不實施安全理事會的決議案，規避安全理事會及聯合國，以圖爭取時間，獲得安排佈置的餘地，或者在印度尼西亞境內及其四周建立更多的傀儡及傀儡政府。如果這種情形繼續下去，我們就可以造一個新名詞，稱之為爭取製造傀儡之餘地。

本人深望我對荷蘭若干人士所懷的疑問是錯誤的。事實上，如果能夠證明本人完全錯誤，本人即極感欣慰。但是，現下本人却仍然懷疑荷蘭仍在印度尼西亞境內及其四周爭取製造傀儡的餘地。

他們叫我們稍安勿躁。我想我們已經很有耐心了。我們有耐心。我們也有責任和義務。如果我們要履行我們的義務，承擔我們的責任，我們就必須立即，而不是在明天或後天，完成最低限度的工作。

本人業已向安全理事會指出：在世界極重要的一個地域中，千百萬人民正處於水深火熱之境。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如何還能等待？我們還等些甚麼？等一個圓桌會議嗎？也好，我們希望它能夠成功。但是，荷蘭政府提議召開圓桌會議的方式能否實現一個真正自由而具有建設性的會議，本人却不無疑問。誰代表印度尼西亞人民呢？他們的領袖嗎？他們的領袖在甚麼地方呢？這些領袖同時也代表政府嗎？他們的政府呢？難道他們就直接從——如果有人反對，本人就不說他們直接從獄中，而是從極像牢獄的地方，逕赴會場，事先毫無機會與他們所代表的人民有所接觸嗎？

此時沒有印度尼西亞共和國政府。印度尼西亞共和國的領袖們也沒有自由。這些領袖與

他們的人民間沒有任何聯繫。如此，在恢復共和國及建立一種不受束縛的自由環境以前，他們如何能夠參加會議？共和國各領袖如何能夠與他們自己的人民保持接觸？在沒有這種初步條件以前，我們如何能夠高談會議？

比利時代表在我們上次〔第四一七次〕會議中所作的高深及重要演說，以另一種方式指示我們要忍耐靜觀。本人認為那一篇演說中有一大部分對安全理事會及聯合國的工作，極有貢獻。同時，本人也不得不對其中若干論據提出異議。在這些論據中，本人祇擬提出兩點。第一點可以說是法律方面的問題，第二點是過去經驗的問題。比利時代表在演說中述及這兩點時，其先後次序與本人所提出的正好相反。本人先請檢討其法律方面的問題。比利時代表說：

“這就是理事會在巴勒斯坦問題中所得的經驗。本人提出這一個先例當然不是批評安全理事會對於該案的耐心或甚至其所表示的容忍。當時比利時叨居理事會理事之列，自始至終，主張慎重。本人舉這個例子，也祇是請理事會循此以處理本案。”

本人稍緩將論及其“循此以…”一語。比利時代表其後又說：

“若干人士似乎以為理事會通過最近決議案之後，荷蘭就沒有進行叫它解放印度尼西亞人民的命令。但是這種命令並不存在，而且不能成立。其理由有二……”

於是他就提出兩個理由，證明在若干事件中，國際和平遭受嚴重打擊，並且在人們斷斷爭論之際會被人忽視，聯合國甚且也無法掌握這種問題。它可能在一方是憲章第四十一條及第四十二條，一方是憲章第三十九條這種具體規定的討論中，被人忽視。在這種辯論中，安全理事會維持國際和平的責任也可能被擱置一旁，遭人忽視。

本人對於比利時代表所謂不能有任何命令叫荷蘭解放印度尼西亞之說，有兩種看法。一種是指出憲章中還列有民族自決的原則。另一種看法是請我們自己注意印度尼西亞共和國並不是，也不能是安全理事會或聯合國任何其他機關建立的。但它已經成立，並仍存在，且經荷蘭在聯合國內外予以承認。

埃及代表團在其他問題中曾堅持聯合國無權建立或分割任何國家，或於國際社會中作任何此類決定。但是，我們現在請一個國家不要殺戮千千萬萬的人民，不要使另一國家千百萬人民陷於悲苦之境，這並不是規定建立一個國家，這並不是建立一個新國家。本人再說一遍：不論一部分反動分子的态度如何，印度尼

西亞共和國已經成立，並仍存在。本人所說的反動分子，係指各殖民國家中那些仍然依戀無可挽回的過去，想使我們也回到過去、想拉住時代不使它前進的人。本人希望這種人日見減少。

現在本人請討論荷蘭代表演說中的第二點。他以一整頁的文章討論這一點。本人希望理事會的各位理事能夠略具耐心，讓本人宣讀一遍，因為它極關重要。此段具見上次會議紀錄中，其文如下：

“……今天本人想提出巴勒斯坦情勢的一個更近的例子。安全理事會在代理調解專員具報在乃吉布有破壞停戰協定的嚴重情事後，在去年十一月四日通過了一個決議案〔S/1070〕，規定各當事國把軍隊撤出代理調解專員所劃定的臨時停戰線。

“代理調解專員在十二月七日〔S/1112〕及十二月二十三日先後向理事會及其委員會報告稱以色列拒絕遵行十一月四日決議案。他關於此事的最後報告書的日期是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二十五日〔S/1152〕。自從理事會通過那個決議案到當時差不多已經有兩個月了。代理調解專員除其他事項外，說到——本人引證他的報告書的速記摘要——他‘不能有效監督乃吉布的停戰，因為以色列方面不讓聯合國觀察員進入其地區’。以色列政府認為‘必須保留其行動自由’。而且照他看來，‘以色列當局所採取的頑強態度是妨礙走向實施安全理事會十一月十六日決議案的主要因素’。

“引證的話到此為止。

“安全理事會鑒於其十一月四日決議案一再未被遵守，乃於十二月二十九日通過一個新決議案〔S/1169〕，請各關係國家立即實施十一月四日決議案及代理調解專員依據該決議案所發出的指示，不得再有拖延。雖然該決議案僅將一再常提的要求重述一遍，而且措辭故意寫得非常溫和，蘇聯及美國却還認為不能贊同。

“但是代理調解專員如何處理呢？他認為以色列的態度不足打消他從事和解的意志。相反地，他繼續努力和緩工作，孜孜不倦，凡兩個多月，到去年二月二十三日，儘管理事會決議案所指示的撤兵，以色列並未遵辦”——本人重述一次：“儘管理事會決議案所指示的撤兵，以色列並未遵辦”——“可是以色列與埃及之間却終久成立了停戰協定。在那個停戰協定中，我們可以看到最後恢復和平的希望。”

本人並非在此地討論巴勒斯坦問題。這不但文不對題，而且也非進行工作之道。本人不擬於討論另一問題時提出巴勒斯坦問題。但是，本人深覺我們於處理各項問題時，並非單獨處

理某一項問題，而係同時建立先例，創制法理；我們是在規定安全理事會工作的方式，以及依據憲章應如何處理國際問題的方法。這個責任極其重大，本人不相信此間有任何人能夠說我們可以輕易置之。

因此，本人在聽到像比利時代表這種宏才卓識的同僚，一本至誠地主張安全理事會應該以其對巴勒斯坦問題的行動為例，遵照辦理時，就不免極感憂懼。本人說“安全理事會的行動”，實在是為賢者諱的說法。事實上應該說“安全理事會之無所行動”。從比利時代表的演說中，顯然可見代理調解專員認為無法使安全理事會有所行動，終覺失望。但是他接有指示，他繼續他的工作。

也許有人說：“你們簽訂了停戰協定”不錯，我們簽訂了停戰協定；但是那是我們唯一可走的路。理事會曾提出甚麼好辦法而我們拒不接受嗎？理事會曾經支持我們的主張嗎？它曾經尊重憲章的規定嗎？

本人曾屢次提請安全理事會注意它在此種事件中——本人並不專指某一事件而言——未能充分履行憲章所規定的義務，就是未能忠於聯合國的理想。我們必須遵守我們工作所奉的原則。我們不能說安全理事會應該照巴勒斯坦問題所採的辦法辦。這並非安全理事會之榮。

在今天早晨的報紙上，我們驚見一個聯合國文件中所常見而措詞略有不同的標題。這一點並不見得是文不對題，而是與我們現下所討論的問題有關的一件事實，雖就它並不是十分重要的事實。幾星期前，一位猶太民族主義者的代表要為他自己起一個新名字。在這個大千世界中，他不選擇其他的名字，偏要用紅海 Aqaba 灣上的一個地名。本人並非干預別人的閒事，但是這裏面却含有其他意義，比僅僅選擇一個名字更嚴重，更緊要的意義。任何人可以選擇他所喜歡的任何名字。但是，如果一個人選擇“波士頓”或“芝加哥”為他的名字，過了幾個星期，他却真地向波士頓或芝加哥進軍攻擊起來，這却是另外一個問題，而且關係極為重大。

今天早晨的報紙上有甚麼消息呢？標題說：“約但軍被迫自以色列之 Aqaba 地帶撤退”，又說：“特拉維夫宣佈亞拉伯軍自 Elath 要區及乃吉布北部撤退——Bunche 認為違反停火令”。今天下午分發的聯合國文件 S/1286 中也有相似的消息。如果我們聽從某方面的勸告，我們當然必須忍耐。祇要強有力者或手脚較快的一方面有所攫取，我們祇能簽字承認。

管它作甚麼呢？如此我們就可以歌頌聯合國安全理事會處理此事的偉大成功。如果這就是聯合國工作的典範，本人實未得其解；如果這就是足資遵循的先例，本人不得不敬謝不敏。

我們全體，包括荷蘭政府在內，都希望印度尼西亞及其他各地均能保持和平。但是和平也有許多不可或缺的條件。關於印度尼西亞問題，本人却未見其有完備的條件。我希望不久就可增加一些。

關於就印度尼西亞問題舉行初步會議的主張，本人在原則上同意，雖然細節方面尚待推敲。但是本人願意提出敝代表團認為關係重大的兩個問題。第一點是安全理事會一月二十八日決議案仍然有效。第二點是所謂圓桌會議或初步會議——不管你叫它作什麼會議——其討論不應為檢討印度尼西亞共和國應否恢復的問題，而應以決定最良好迅速的方法以恢復該共和國為宗旨。同時，本人建議安全理事會應由主席表示它對荷蘭政府迄未實施一九四九年一月二十八日決議案之關切。

Sir Benegal Rama RAU（印度）：本人對 Mr. Palar 所發表的主張，大體贊同，僅擬提出略須解釋的一點。本人現請主席俯允宣讀安全理事會決議案 [S/1234] 中的一部分：

決議案第二項請“荷蘭政府將所拘禁之一切政治犯，立即悉數無條件釋放……”

該段繼稱：“並便利印度尼西亞共和國政府官員即返耶嘉達，俾可履行上文第一項所開之責任……”

第一項所開之責任如下

“促請荷蘭政府確實立即停止一切軍事行動，促請共和國政府……”

這一句話假定印度尼西亞共和國得在耶嘉達重立政權。這就是本人所要着重指出的一點。

事實上，祇有在已經建立的政府發佈停火令時，命令纔能有效。

決議案的頭兩項是命令，第三項却是建議：

“……為求達成雙方所表示欲儘可能早日成立一獨立自主之聯邦印度尼西亞合衆國之目標及願望起見，荷蘭政府代表與印度尼西亞共和國代表應……依據 Linggadhati 及 Renville 兩協定所規定之原則，儘速從事談判……”

換一句話說，如果要舉行初步會議，討論於耶嘉達市恢復共和國的問題，就可以由現下共和國各領袖參加。但是其後的任何發展，任何談判，就必須與恢復後的印度尼西亞共和國

代表交涉。這一點極為重要，因為加拿大代表曾明白表示他不擬逾越安全理事會決議案的規定。

如果這個會議討論談判的其他階段以及談判的程序，共和國各領袖就得以於耶嘉達重立政權的共和國政府代表資格參加談判；不然，就是違反該決議案。這是本人所要求搞清楚的一點。如果要舉行這個會議，本人認為它祇能討論於耶嘉達恢復共和國政府的問題，並決定該政府在耶嘉達行使職權所必需的行政措施。如果超越這個範圍，就應該另行召開新會議，由共和國各代表以恢復後的印度尼西亞政府代表資格參加。

本人還要着重指出其他一點。我們曾三度修改我們的決議案，而這些決議案也三度未能實施。本人認為應該依照 Mr. Palar 的建議，規定於耶嘉達恢復共和國政府的限期。否則這種談判可以無限期地拖延下去。任何謀求和平解決的談判，應該以此為其最重要的先決條件。

Mr. MALIK（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就印度尼西亞境內情勢及安全理事會所有各項正式文件看來，荷蘭政府迄今尚未履行安全理事會一九四九年一月二十八日決議案[S/1234]的主要規定，立即停止一切軍事行動，並將荷蘭政府在印度尼西亞共和國境內逮捕的所有政治犯悉數無條件釋放。

安全理事會各位理事及參加本會議的其他各國代表，均深悉草擬及通過上述決議案案文的經過。各方均知道在印度尼西亞問題中，安全理事會自始就未能履行其維持國際和平的義務，這也就是荷蘭膽敢在印度尼西亞肆行侵略的原因之一。

由於美利堅合眾國及若干其他代表團的努力，即使在草擬一月二十八日決議案時，該項情勢照舊不變。美國代表團又以調人自居，設法勸使荷蘭代表同意於決議案草案中列入這一項或那一項。這種勸說及起草工作的時間很長，從一月初拖到一月二十八日，差不多整有一個月。美國與荷蘭代表間的諒解予侵略者以極大的鼓勵。

在一月二十八日的安全理事會[第四〇六次]會議中，理事會的大多數理事，在美利堅合眾國及英聯王國代表率領之下，竟將規定荷蘭軍隊應立即撤出印度尼西亞共和國領土並退至 Renville 協定所規定之陣地的蘇聯提案[S/1233]，予以否決。根據美國代表的提議及若干其他代表的贊同，一月二十八日所通過的決議案將印度尼西亞共和國的領土削減至區區

耶嘉達一隅，甚且將該市留置於荷蘭軍隊佔領之下。

侵略者自然可以額手稱慶。那個決議案顯然不利於被侵略者。荷蘭代表當時充分瞭解美國代表雖以調人自居，事實上却很願意與侵略者獲得協議，掩飾並鼓勵荷蘭政府侵略印度尼西亞共和國的行為。若干其他代表也很明白這一點，但是他們還是照例投票贊成該決議案草案。

在這種情況下，荷蘭政府自然會達到進一步的結論，認為連安全理事會所通過的這一個決議案也可以置之不理。因為這種原因，共和國的各政治領袖就仍然在押，並且如共和國代表 Mr. Palar 所說的，荷蘭佔領軍隊仍然繼續對印度尼西亞共和國人民實行殘暴血腥的報復行為。不但此也，共和國代表的演說證明荷蘭佔領軍正在從事消滅印度尼西亞的文化人與知識分子。這就是說荷蘭軍隊在印度尼西亞有犯殘害人羣的罪行。理事會對於這一點不可不加重視。

荷蘭代表在此地所用的各種口是心非的論據，以及向壁虛構的託詞，顯然都不能幫助他掩飾荷蘭政府完全消滅印度尼西亞共和國及阻止它在耶嘉達一隅之地恢復政權的明顯企圖。

Mr. van Roijen 一再於理事會中詭稱印度尼西亞共和國各官員一經釋放，即不免“大亂”，並以荷蘭代表所常用以恐嚇安全理事會中各位膽小理事及參加理事會會議的其他國家膽小代表的“共產威脅”及其他驚人之談相威嚇，其目的顯然在此。關於這一點，Mr. van Roijen 的鬼話把一位代表嚇得忘其所以。他在新德里會議期間及會議之後，竟不努力於保衛印度尼西亞共和國及其人民的權益及抵抗荷蘭侵略，反而奔走組織亞洲反共集團，據說是要用這個組織來對抗印度尼西亞共和國中的“共產威脅”。

Mr. van Roijen 在其恐怖故事的結論中還口是心非地說如果不因為各方要求釋放荷蘭當局所拘捕的共和國各領袖，荷蘭政府也許可以早日移交印度尼西亞的主權。

這種話完全是欺人之談。無論如何，誰也不能信賴荷蘭的諾言。關於這一點，印度尼西亞共和國代表已對理事會詳細說明，我們不必多所贅言。荷蘭政府的這種手段顯然是徒勞無功的。這種手段的目的是使荷蘭當局能將印度尼西亞共和國的政府人員，自網甲島的荷蘭監獄中，像押解犯人似地直接押送到海牙圓桌會議席上，強迫他們接受臣服奴役的條件。這就是召開海牙“圓桌會議”的真正目的。因此，

荷蘭政府提議召開這種會議，其目的顯然不是解決印度尼西亞問題，而僅是圖謀掩飾荷蘭對共和國的繼續侵略。

荷蘭政府不斷要求聯合國印度尼西亞問題委員會參加這種會議。該委員會如果參加這種會議，就祇是掩飾荷蘭政府的侵略行為，並企圖使荷蘭在印度尼西亞侵略行為所造成的非法情勢得以合法化。

鑑於這種理由，蘇聯代表團反對聯合國印度尼西亞問題委員會參加那種會議。並且，蘇聯代表團也未見有任何理由召開中國及加拿大代表所提議的初步會議。

依照一月二十八日決議案的規定，安全理事會明令荷蘭政府立即停止一切軍事行動，並將共和國官員立即無條件釋放。但是至今尚未遵辦。理事會決議案已被違反，理事會有要求實施該決議案的責任。同意召開初步會議祇能撫慰，甚或鼓勵侵略者。

本人也願對比利時代表的演說略作數言。他在那個演說中圖以巴勒斯坦問題與印度尼西亞問題兩相比較，並對蘇聯代表團未能贊同安全理事會十一月四日決議案一事，表示惋惜。蘇聯代表團決不贊同這種決議案。事實上，該決議案是英聯王國代表團於比利時及其他代表團支持之下強迫安全理事會通過的。它極不公平地規定以色列軍隊應撤出其本國領土，而侵入以色列領土的外國軍隊卻可以留駐以色列境內。蘇聯代表團決不贊同這種提案。蘇聯的態度與其所取的原則完全相符。它堅持侵入以色列領土的外國軍隊必須撤退。

在審議印度尼西亞問題時，蘇聯代表團根據其所取原則，再度要求荷蘭軍隊及侵入印度尼西亞共和國領土的外國軍隊，應立即撤退。由此可見蘇聯代表團對巴勒斯坦問題及印度尼西亞問題所採取的立場，毫無矛盾之處。本人敢代表蘇聯代表團向比利時代表提出保證，祇要有侵略行為發生，祇要有侵略者的軍隊侵入任何領土，蘇聯代表團必將要求侵略者立即將其軍隊撤出被侵略者的領土。

如果比利時代表以印度尼西亞問題與巴勒斯坦問題相比，俾圖促使荷蘭軍隊撤出印度尼西亞共和國領土，蘇聯代表團就可以贊助這種提議。但是，從比利時代表對印度尼西亞問題的態度看來，他却是別有用心。他企圖以這種比較來解釋並掩飾荷蘭政府對印度尼西亞共和國的侵略。蘇聯代表團絕對不能參加這種陰謀。

Sir Terence SHONE（英聯王國）：安全理事會受理印度尼西亞問題，為日已久。但

是這個問題的嚴重性却未隨時日而稍減。幾年以來，在理事會內外所作的一切堅毅努力，特別是過去聯合國斡旋委員會及現下聯合國印度尼西亞問題委員會的種種努力，迄今仍然未能解決這個爭端，實屬不幸。爭端久延不決，會造成甚麼結果，殊難預測。它不但可能有害直接有關的國家，而且也會影響到世界各地對這個問題的可能結果深懷關切的許多其他國家政府及人民。

這種考慮不但可以使我們最近各次會議中的討論不趨極端，而且也許可以加強獲致解決辦法的決心。如此，解決的途徑就不會找不到。祇要能夠設法解決因為荷蘭未能遵守理事會一月二十八日決議案正文第二項所引起的困難，我們就可以有相當把握，獲致當事雙方及理事會均能接受的最後解決辦法。

敝代表團贊成安全理事會一月二十八日決議案。它不但是多次討論的結果，而且是決心造成能為各方接受的解決印度尼西亞問題的基礎的結果。這樣的解決辦法不但應能由直接有關的當事雙方接受，而且也應該能由對這個問題深懷關切的許多其他國家政府及人民接受。

荷蘭代表已經對我們說明為甚麼荷蘭不能遵守決議案正文第二項中所載於耶嘉達恢復共和國政府的規定。荷蘭為其不遵守此項規定的態度提出的各種理由，自然會在理事會中遭受批評。敝代表團對於美利堅合眾國代表於三月十日（第四一六次會議）發表的高論，多所贊同。我們特別與他同感，認為在這個安全理事會受理已久的爭端中，決不能容許以軍事行動消滅其當事雙方之一，並認為在印度尼西亞政府能夠恢復為有組織的機構之前，它就不能如Mr. Austin所說的負責從事達致公正及永久政治解決的談判。

敝代表團與其他各代表團對理事會一月二十八日決議案的另一點也極為重視。那就是聯合國委員會的地位問題。敝代表團認為該委員會必須能以完全符合決議案規定的方式，在雙方的談判中發生作用。這就牽涉到荷蘭方面於通過理事會一月二十八日決議案以後所提出的新因素。本人係指荷蘭政府向共和國總統、共和國以外的印度尼西亞各領袖及聯合國印度尼西亞問題委員會發出的邀請，請他們參加在海牙舉行的圓桌會議，討論在何種條件及方式下，荷蘭方能提早將印度尼西亞主權移交予真正代表各方的聯邦印度尼西亞政府。

在理事會最近的辯論中，若干發言人對於荷蘭政府提出這種建議時所懷的誠意，表示懷疑。就敝代表團而言，我們不願懷疑荷蘭政府

的誠意。我們願意和中國代表一樣地認為荷屬政府的提議極為開明而具有政治家風度。但是，我們中間沒有一個人能夠漠視各方所表現的疑問或消除這種疑問的必要，俾使最近提出的建議能夠獲致直接有關的當事雙方及理事會均認為滿意的解決辦法。荷蘭最近提出的計劃，以及任何其他計劃，如果沒有直接有關方面的誠意合作，努力實施，就絕對不會達到這種結果。

印度尼西亞代表今日要求將荷蘭計劃及加拿大代表於上次會議時所提建議中的若干重要問題，加以解釋。本人即將論到加拿大代表的建議。但是，據本人的瞭解，加拿大建議並不直接涉及海牙會議，而祇論及初步討論，在這種討論中，聯合國委員會的任務是促成協議，使印度尼西亞共和國政府能夠參加海牙會議。

不論我們對於荷蘭不遵守安全理事會決議案一事的感想如何，敝代表團認為我們必須以心平氣和的態度去研討最近的荷蘭提案，並且不要忘記在討論這個問題中，我們的目的始終是求得這個問題的解決。我們認為本理事會應該經由聯合國委員會以一切努力，儘速建立有利條件，使印度尼西亞共和國政府能夠同意參加荷蘭政府所提議的圓桌會議。

我們認為加拿大代表於上次會議中提出的建議，極有理由。他主張應於委員會主持之下，為此目的，舉行初步會議，但不得違反安全理事會各決議案及預斷雙方之權利，要求及地位。我們贊同該項建議，並且同意 General McNaughton 的主張，認為此事無須安全理事會另以新決議案予以規定。

Mr. IGNATIEFF（加拿大）：本人祇擬略作數言。今天有人提到加拿大代表於上星期五安全理事會[第四一七次]會議中演說時所用詞句的意義及目的，本人願於此時說明：General McNaughton 現在暫時缺席，本人亦未能事先向敝國政府請示，所以不能對 General McNaughton 的演說有所解釋。但是本人將立即報告敝國政府，希望能於安全理事會下次會議中對適所提出的各點，加以說明。

此時本人願對印度尼西亞共和國代表說一句話，答覆他在今天會議中的演說。那就是 General McNaughton 上星期五的演說僅係專論一個初步籌備性質的討論，與中國代表的主張相同。General McNaughton 並未論到舉行荷蘭代表團所建議的海牙會議的條件。

主席：在沒有散會以前，本人擬請荷蘭代表作簡短演說。

Mr. VAN ROIJEN（荷蘭）本人能有這個機會，略作說明及解釋，特先向主席致謝。

本人願首先對印度尼西亞共和國代表 Mr. Palar 於今日午後提出的問題，予以答覆。他問主權移交是否是真正、完全及無條件的移交。本人將於下次會議中詳論此點，但願於此時鄭重聲明，依照 Renville 協定的規定，主權移交將為真正、完全及無條件的移交。

此外，今日午後有若干發言人提到現在仍在網甲島上的各政治領袖。有幾位發言人說他們被拘留在該地；有幾位甚至影射到“監獄”二字，雖然說他們不願意用那兩個字。本人願確切聲明，在網甲島及 Prapat 的共和國各領袖已獲得全部自由。他們可以任意回到爪哇或蘇門答臘或到外國去。對他們所加的唯一限制是不能回到耶嘉達。這種限制是由於軍事的理由，印度尼西亞其他居民也受有同樣限制。

總而言之，敝國政府為求獲致協議起見，特授權本人宣佈願意依照 General McNaughton 前所提出的規定及目的，接受加拿大提案。這就是說——我徵引他的話——俾得“……使雙方就舉行海牙圓桌會議的時間及條件，獲致協議”。荷蘭政府願於聯合國印度尼西亞問題委員會主持之下，參加初步會議，不違反安全理事會決議案或預斷雙方之權利、要求或地位。

最後，本人願追隨 General McNaughton 之後，希望——他今天雖然缺席，但決不會反對本人徵引他的話——“……在印度尼西亞問題委員會主持之下……以初步會議的辦法，使荷蘭提議的圓桌會議能夠發展成為合乎實際而且可以接受的程序，使雙方能因此而舉行直接談判，早日解決印度尼西亞問題。

主席：發言名單上還有好幾位要求發言。本人提議現在散會，星期三午後三時再行開會。

Mr. MALIK（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本人願提出一個問題。理事會現下有一個提案，規定由荷蘭代表及印度尼西亞共和國代表舉行初步會議，而不提到實施安全理事會一月二十八日決議案中立即無條件釋放共和國代表的規定。各位提案人是否認為這種會議會像是一個犯人與典獄長的會議？本人希望提案人能就這一點有所說明。

主席：本人請各位要求發言的代表原諒。本人因為時間已晚，所以未能允許他們的要求。我以為蘇聯代表要就下次會議的議程或某項程序問題發言。

本人再度提議散會，下次會議定於三月十六日星期三午後三時舉行。

午後六時十五分散會。